

20世纪中国幽默精品

口中剿匪记

怕老婆哲学

中国有鬼吗

论“他妈的”

幽默杂文

主编 / 李下
选编 / 朱铁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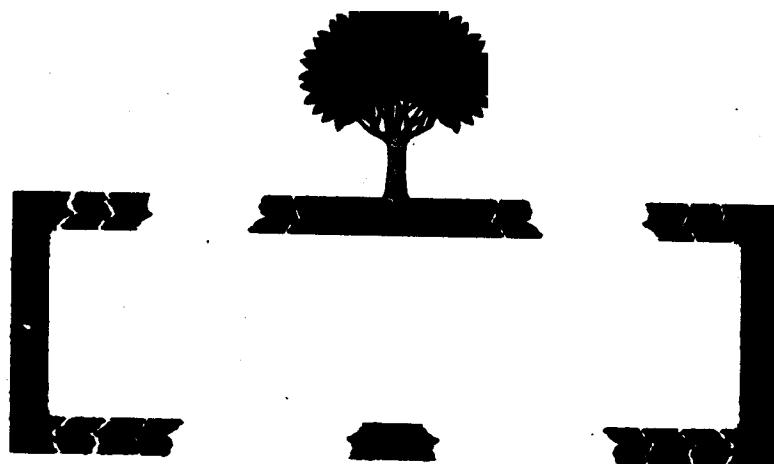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幽默杂文

主编:李下

选编:朱铁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王培宇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戴雨虹

20世纪中国幽默精品丛书
李下 主编

幽默杂文
朱铁志 选编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 编:610012
经 销: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照 排: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川电脑印务中心
印 刷:自贡新华印刷厂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28)6660527 6666009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
字 数:200 千 印 数:10001—20000 册
版 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3 月第 2 次

ISBN7-220-03250-1/I • 473

定价:18.00 元

序

瓜田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脚步显著加快。封建王朝覆灭后，人们多少可以平静地喘一口气了。五四的时代大潮，给中国人卷来了德、赛二先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作家们的自我意识和创作个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样，有一定幽默气质和才能的作家，就有了较为宽阔的用武之地。这一时期涌现的一批幽默作家，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他们多数人是学贯中西的，既精通本国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化。这批作家，包括鲁迅、老舍、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胡适等等，都是较长时间在西方国家呆过的。他们带回中国的，当然不止是一两个词，或一口流利的外语，而是一套较系统的人文精神，是“自由”、“平等”等先进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幽默在新时代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这些先进的思想观念的引进，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幽默作品异军突起、成绩斐然的重要原因。第二，这批作家原本就谙熟中国的国情，回国后，又用新的眼光去观察、分析中国，对中国的痼疾看得就格外清楚。中西对比中的强烈反差，也是幽默思维生长、活跃的最好营养。这就使他们的幽默分外的深刻。阿Q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笑，是时代培育出了鲁迅这种

代表新世纪的新人，新人以新眼光去审视阿Q，这才产生了幽默。第三，这批作家大多经历坎坷，受过挫折。幽默本来是制造笑声的，但未经苦水泡过的幽默家，搞不出深刻的幽默。苦难使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加真切深刻，使人对善的爱和对恶的恨都更加强烈。受过磨难的人心理承受能力强，懂得超脱地对待困苦，也比常人更富有同情心。这批作家有了这样三个特点，他们的不俗表现便不难解释了。除了上面列举的人之外，沙汀、张天翼、丁西林、陈白尘、聂绀弩、王了一、赵树理，都是人们不应忘记的现代文学中的幽默大家。

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的情况，人们比较熟悉，可以节省一点笔墨。要而言之，环境和气氛不大有利于幽默的存在和生长，幽默作家的处境和结局，多半不太幽默。其中也有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短时间的宽松。这样，50年代就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幽默小说、话剧和电影。小说有赵树理的《三里湾》、李准的《李双双小传》、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等；戏剧有《龙须沟》、《新局长到来之前》、《球场风波》等；电影有《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60年代初，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幽默杂文。这里还要特意提及的是，五六十年代还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相声作品。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的，是“文革”结束后至今的一段时间。一开始，是幽默加讽刺的作品参与了对刚过去的那段荒诞岁月的污秽的清理；继而，是幽默加沉思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几十年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的深沉思考；再往后，是幽默加荒诞或者加别的什么东西的作品……这表明，思想的解放，东西文化的撞击，新生活的多彩，心灵的自

由，使得幽默作家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表现手法、创作风格有了多样化的表现。高晓声、王蒙、谌容、陆文夫、魏明伦、沙叶新等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幽默诗和幽默画的情况，同小说、杂文和散文差不多，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列。

李下策划这套“20世纪中国幽默精品”丛书的初衷，便是想爬梳、清点一下本世纪中国人在幽默创作上的成果，为有志于幽默研究和创作的人们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资料。这套丛书共有五本，幽默小说一本，由曾镇南选编；幽默杂文一本，由朱铁志选编；幽默散文一本，由赵光选编；幽默诗一本，由叶延滨选编；幽默画一本，由徐鹏飞选编。

这项工作有一些难题不易克服。比方说，遴选的工作量就很大，在浩如烟海的作品堆中打捞出具有时代水准的幽默之作，也就难免留下遗珠之恨。再比方说，丛书篇幅有限，不少作品只好忍痛割爱，例如像《阿Q正传》一类的作品，尽管是公认的名篇，但终因篇幅过长，无法收入。回首本世纪的中国文学，高品位的幽默作品还不是像原来想象的那样丰富得令人目不暇接。幽默作家也仍然是显得十分珍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丛书中，有几位常客在各卷之间串来串去，杂文中、散文中有他，小说中还有他，甚至幽默诗中也去露上一手。这既说明他们的身手不凡，也说明了中国幽默作家还不多，幽默不易。

丛书中所选的作品，时代有别，风格各异，幽默的路数也各有千秋。有的是工于幽默情节的设计，有的是擅长于语言的风趣。幽默的浓度，也有浓淡之分。有的读者也许会问：有的篇什我读了为什么不笑？这问题只能这样回答：一，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幽默效果的期望值不宜过高，比如小说，幽默风格再突出的小

说，你也不能指望它像相声和喜剧小品一样，让你从头笑到尾。二，幽默感是深深地浸透在作品的内部的，非仔细玩味不能体会。不求甚解或浅尝则止，自然难以领会幽默的真谛。一上来便在书中到处找到笑话，怕会耽误对作品的全面、深入的欣赏。三，往往越是深刻的幽默，反倒越是难以引发声震屋瓦的笑声。它的效果中当然有笑，但更多是把人引入深沉的思索中。以笑声而论，马戏团丑角的滑稽所引发的笑声，要比文学作品的多得多，而二者的认识价值和审美功能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幽默正像所有的好东西一样，并非是越多就越好，而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少人喜欢吃甜食，但如果把所有的饭菜里都大把地加上糖，恐怕也难以下咽。老舍曾说过一句精彩的话：“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看来，对幽默的节制，恰恰是深谙幽默之道的表现。

本丛书仰赖曾镇南、叶延滨、徐鹏飞、朱铁志、赵光诸位先生的通力合作才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热心支持本丛书编选工作的有关作家和画家，特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同仁，是他们的大力协作，才保证了本丛书的品位和档次。

本丛书的选编者的愿望，毫无疑问，是想把最精彩的东西奉献给读者。尽管无法把最幽默的作品囊括以尽，但自认为所收入的作品都是有代表性的上乘之作。由于时间的仓促，选家眼光的局限，也难说就没有好的被疏漏，而被收进来的又是看走了眼的情况。我们热切地欢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在修订再版时把质量提高一步。

1996 年 4 月 19 日于北京沙滩北街二号

幽默的杂文 和杂文的幽默

朱铁志

板起脸来说幽默，本身就是一件近乎滑稽的灰色幽默。英国作家康格里夫认为，要给幽默下定义，“那是一件了无止境的操劳”，“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定义”。美国人保罗麦吉断言，人们为幽默规定的种种定义，不过是“盲人摸象”而已。林语堂说得更玄乎：“幽默是什么东西，让我在此神秘一点别说穿了妙。”“幽默之为物无从说起，与其说得不明白，不如简直不说，故谓‘懂的人（共识）一读就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还是不知其所言为何物’。”

幽默尚且如此，幽默杂文似乎更无从谈起。然而，幽默既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就必然有其既可意会、又可言传之处。尽管可能言不尽意，总不会无话可说。幽默杂文既然所在多有、风采各异，就必然有其可以把握的内在规律和可以言说的形象特征。

所谓幽默，一般说来是创作主体以比较温和的态度和比较含蓄的手法，通过美与丑的强烈对照，对包含喜剧因素的事物作有

意识的理性倒错的反映，造成一种特殊的喜剧情境，并进而创造出一种包含复合情感、充满情趣而又耐人寻味的意境，使欣赏主体产生会心的笑，来表达美对丑的优势。杂文常常以幽默作为基本手段，涉笔成趣，内庄外谐，让读者在意味深长的笑意里，否定落后与丑恶的事物，得到哲理的启迪和奋进的力量。

杂文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作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有力武器，似乎是拒斥幽默的。因为俗见认为，幽默往往与调笑相伴，多作用于人的面部神经；内里的深刻追求，使杂文本能地拒绝幽默。然则这样的理解确实包含了对幽默的曲解。以表现形式和直接效果而言，幽默几乎是笑的同义语。幽默而不产生笑的结果，是幽默主体的悲哀。然而笑与笑多有不同，开怀大笑是笑，含泪苦笑也是笑；付之一笑是轻蔑的笑，不笑强笑是悲哀的笑，皮笑肉不笑是别有用心的笑……杂文的身姿常借讽刺与幽默的双翼展翅飞翔，它渴望“笑”的反响，达到讽喻的目的；但好的幽默杂文出于笑而不止于笑，常于笑出眼泪的当口令人收敛笑容，作渗入骨髓的痛彻反省。尽管幽默的杂文常常运用夸张、虚拟、变形等手段表现种种引人发笑的怪事与常事，但它在表现这些事物的同时，总是竭力引导人们对笑的对象采取深入思考、严肃对待的态度，以此启发人们去理解笑的对象潜藏的本质。如此说来，幽默是杂文诸因素中重要的一个，它是杂文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那种为幽默而幽默的杂文，往往流于鲁迅所说的“为笑笑而笑笑”，流于油腔滑调，逗笑贫嘴，流于低劣相声搔人腋窝的拙劣噱头。其结果，是难免把肉麻当有趣，自以为得意而令读者反感。鲁迅说：“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

幽默还隔着一大段。”“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真正的幽默与无聊的贫嘴也不过一步之遥。茅盾先生尝谓模仿鲁迅皮毛的作者曰：“没有他那样的天才，没有他那样深厚的学养，勉强学他的独特的讽刺和幽默的作风，难免要‘画虎不成’罢。”而“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

列宁说，“幽默是一种优美健康的品质。”是否长于幽默，是区别杂文家洞察力高下，机智敏感度如何，艺术水准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王蒙认为，“幽默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对生活的洞察。幽默就是智力的优越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智慧对愚昧，高尚对卑下，美好对丑陋，文明对粗鄙的不无轻蔑的讽刺和嘲弄。从客体来说，它引导人们对笑的对象深入思考、严肃对待，从而理解笑的对象潜藏的本质。从创作主体来讲，这笑本身就是对于自己洞察力的肯定，也就是在欣赏自己从特定对象中发现其幽默因素的优越感。这种自我肯定和优越感，既然是主体对客体在认识的过程中引起的，而且作为一种认识客观对象的心理能力，必将有助于新认识和再认识的敏感和深入。正因为存在于生活中的是非、善恶、美丑不易辨别，这种由幽默引发的“再认识的敏感和深入”才显得愈发可贵。

杂文的幽默涉及创作心理、审美趣味、学识修养、天赋等多重因素。从 20 世纪大量脍炙人口的幽默杂文佳作来看，它大抵包含寓庄于谐、寓谐于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顺势归谬、一语双关、自相矛盾、巧设笑柄、隐含判断等多种手法。以鲁迅先生的《拟预言——1929 年出现的琐事》为例，全篇以二十几则记事性条文组成，各不相关，事多乖谬，然而确是当时人情世态

的记实，又带着夸张的讽刺与幽默：

有公民某甲上书，请每县各设大学一所，添设监狱两所，被斥。

有公民某乙上书，请将共产主义者之产业作为公产，女眷作为公妻，以惩一儆百。半年不批。某乙忿而反革命，被好友告发，逃入租界。

.....

同日，美国富豪们联名电贺北京捡煤渣老婆子等，成为“同志”，无从投递，次日退回。

正月初三，哲学与小说同日灭亡。

.....

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朝者多人下坑。

御票公司股票涨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险，仍旧束胸，家长多被罚五十元，国币更裕。

.....

有革命文学家将马克思学说推翻，这只得一句，云：“什么马克思牛克斯。”全世界惊服，犹太人大惭。

新诗“沪人哭丧假哼哼体”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摊，皆寄售《现代评论》。

赤贼完全消灭，安那其主义将于四百九十八年后实行。

这些条记事，初看粗俗可笑，然而细琢磨便会发现都是当时曾经发生的事情，荒谬是事实本身具有的。杂文作者的功力在于，将外衣、附加物、障眼法、遮羞布、大旗、麒麟皮、学术华衮、文学色彩等统统剥去，只剩下荒谬。真实，荒谬的真实，真实的荒谬，使幽默具有了生命。将荒谬还它一个荒谬的本来面

目，是真理之光固有的力量。因此从整篇来说，便是在乖谬的外壳下隐然存在一个真实的内涵。这种幽默机制的产生，在于它的乖谬，在于以真理之光看出乖谬者的形象。然而并不说出，只是那么忍俊不禁地说着、说着，使读者也读着、读着而忍俊不禁。鲁迅的杂文以锋利、冷峻、精警、幽默为基本特征，而其基调是锋利冷峻的。这并不排斥他杂文中的幽默因子。他常长以夸张、借喻、双关、反语、暗示等手法制造轻松诙谐的情趣之美。但笑而不止于笑，在笑声中否定丑恶和落后的东西，这是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杂文家运用幽默的显著特点。他的杂文中的幽默，是统一于战斗的原则的。他自己就力主杂文中的幽默应该“倾于对社会的讽刺”；而对于“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他是坚决反对的。正因此，鲁迅杂文乃至所有真正优秀的幽默杂文作品，往往是幽默与讽刺并用的。或者不妨说，幽默与讽刺这对孪生兄弟，在杂文这一具有特定使命、特殊审美趣味的文体中，实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荣，相得益彰的。没有讽刺的幽默易流于油滑，没有幽默的讽刺近乎尖刻，都不易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达到“批评”和“劝戒”的目的。

周作人的杂文具有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是尽人皆知的。他的杂文说理时不流于空疏肤浅、枯燥乏味，而是常常借助一些生动有趣的而又十分贴切的比喻加以说明，从而使文章妙趣横生。甚至在讽刺、抨击性的杂文中，也不乏这种特色。比如《前门遇马队记》本是讽刺反动军警武装镇压爱国群众的，然而文章只在客观地记述“我”之所见后委婉地说：

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

是无知的畜牲，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

在这平和冲淡的记述中，讽刺的色彩只淡淡地、隐隐地表露出来，处紧张而抱余裕之心，守严肃而呈从容之态，似乎作者只是风趣地记叙了一件使他“吃了一大惊吓”的事，只从故意使用的反语中透露出一点讽刺的意味。这种不动声色的含蓄表达，比之于声色俱厉的愤怒声讨，在气势上似乎弱些，但其分量也许并不逊于振臂一呼的呐喊。正仿佛以平静的语调和从容的姿态面对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的敌人，反抗之中是带着极度轻蔑和不屑的。这是幽默杂文别样的力量和特具的风采。……

限于各位作家的创作实绩和我的学养见识，这本选集自然是一个遗憾的选本。好在选编幽默杂文不是撰写幽默文学史，不必求全责备。有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很高，但其作品的幽默特征并不明显；有些作家很有幽默感，但基本不写杂文，都无法入选，只好割爱。这当中，大师如巴金、冰心老人；前辈如巴人、冯英子先生、三家村诸公；以及杂文出色但幽默稍逊的我的一些朋友等，都未有文章选入。这既是憾事，也表明我对一孔之见的重视和对选编工作的负责态度。好在一家之言本来不避浅薄和粗陋，想必大家会谅解的。

前言中引用和借鉴了彭定安教授《鲁迅杂文学概论》、阎庆生先生《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两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特此声明，并致谢意。

1996年2月6日于北京

目 录

鲁 迅：	略论中国人的脸	(1)
	论“他妈的！”	(5)
	男人的进化	(9)
	拟豫言	(11)
	牺牲漠	(14)
	论辩的魂灵	(18)
周作人：	前门遇马队记	(21)
	碰伤	(23)
	上下身	(25)
	风纪之脆弱	(28)
林语堂：	论政治病	(31)
	脸与法治	(35)
	中国有臭虫吗	(37)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40)
梁实秋：	不亦快哉	(47)
	吃相	(50)
	女人	(54)

钱玄同：随感录（二九）	(58)
刘半农：“作揖主义”	(60)
胡 适：差不多先生传	(65)
胡愈之：X市的狗	(67)
李宗吾：厚黑学	(71)
求官六字真言	(76)
做官六字真言	(79)
怕老婆哲学	(82)
梁遇春：一笑	(88)
陈西滢：行路难	(91)
共产	(94)
老 舍：励友人书	(97)
打倒近视	(99)
话剧场观众须知二十则	(101)
四十自拟小传	(103)
廖沫沙：闲情救国	(104)
杜重远：最可怕的是什么？	(106)
丰子恺：口中剿匪记	(109)
庐 隐：吹牛的妙用	(112)
莫 邪：雅与俗	(115)
危 涛：上海滩的“家”们	(118)
刘思慕：向大海投石	(120)
冯雪峰：简论市侩主义	(123)
聂绀弩：论拍马	(128)
我若为王	(130)

论“狗娘养的”	(133)
瞿秋白：人才易得	(136)
梁启超：学问之趣味	(138)
周建人：论求婚	(142)
曾聚仁：劝世人莫读古书文	(145)
王了一：忙	(149)
说话	(152)
赵树理：“雅”的末运	(155)
李敖：中国小姐论	(158)
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酸葡萄）	(164)
柏杨：宇宙锋	(166)
牛仔裤和长头发	(169)
多妻制度	(172)
大男人沙文主义	(176)
龙应台：昭君怨	(182)
余光中：如何谋杀名作家？	(186)
张晓风：答词表里	(193)
吴望尧：“骂人文章”十段论	(195)
温瑞安：敬请伪善	(198)
女人祸水男人祸什么？	(200)
黄凡：竞选大王	(203)
牧惠：深入下层 与民同乐	(207)
强盗不可以白做	(210)
《皇帝的新装》续编	(213)
何满子：六十五种新流派	(218)

“姑苏等处”与“鹅亦先知”	(220)
从赛金花到小凤仙	(223)
刘征：庄周买水	(226)
“帮”式上纲法	(229)
陶渊明下海	(234)
舒展：致新秃青年“上帝”的女友	(238)
会笑与不笑	(242)
邵燕祥：“世说”新编	(245)
魔椅	(254)
蓝翎：“打光棍”与“耍光棍”	(256)
三眼镜(五)	(260)
逗跳蚤	(262)
王蒙：诬告有益论	(267)
长的一解	(270)
方成：从滑稽到幽默	(272)
“自由世界”	(275)
手臭	(278)
韩羽：官衣	(281)
姜芳：小贩说奇	(282)
胡平：美食家自白	(285)
刘思：官之做法	(288)
杨国胜：谏屈原书	(290)
米博华：“新国粹派”宣传提纲	(293)
吴方：说疑难杂症	(296)
谌容：活着的滋味	(299)